



晦齋集

~ 16  
2387  
4

卷







晦齋先生集卷之六

箴銘

元朝五箴并序

蓋聞古之聖賢其進德也靡日不新無歲不  
 化惟日孜孜死而後已蓋欲盡為入之道而  
 無負於天之所與也余生二十有七歲矣行  
 不中規言多違法學苦而道不成年長而德  
 不進其不至於聖賢而卒為衆人之歸也昭  
 昭矣噫今日又是元朝也歲且除矣我獨依  
 舊而不自新乎作五箴以為終身之憂云

2387  
 卷 6-4





其一畏天箴

天生我人付昇者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悖凶修吉  
敢不祗畏不言而信不動而敬無微不察無隱不省  
從事於斯潛心對越一動一靜順帝之則永言配命  
俯仰無忤斯須有間便是自絕罔而幸免生也可愧  
毫釐有差便是獲罪禱既無所盍反諸己克已復禮  
是曰無墜存心養性所以順事不顯亦臨其敢或欺  
日乾夕惕于時保之

其二養心箴

惟心之德至虛至靈原其本體廣大高明內具衆理

外應萬變放之六合斂之方寸善養無害與天地似  
養之伊何曰敬而已敬之伊何惟主乎一當其不動  
渾然太極敬以一之其體乃直不偏不倚無貳無適  
勿忘勿助從容自得廓然大公鸞飛魚躍洞開重門  
不見邪曲天理以全人欲不萌大本既立達道乃行  
惟敬之妙宅心之地久而既誠純乎一理位育極功  
實本於此人生稟賦初無二致一指肩背鮮知貴賤  
養小失大禽獸不遠我既知此敢不自勉造次顛沛  
服膺勿失一念或怠神明在側

其三敬身箴



我有我身至重至貴受之父母命於天地容為三才  
匪萬物比既知其然敢不自敬敬之伊何持之以正  
容貌必莊衣冠必整視聽有則言動有法淫樂慝禮  
不接心術姦聲亂色不留耳目非禮之地非正之所  
足不敢復身不敢處進退周旋必於理合出處行藏  
一以義決富貴不動貧賤不移卓然中立惟道是依  
是曰能敬不辱不虧無忝所生庶全而歸惟彼衆人  
昧於自持淫視傾聽惰其四支褻天之昇慢親之枝  
營營食色無廉無恥違違利名無命無義不有其躬  
惟欲之汨我其監此惕然自誥洞洞屬屬臨深履薄

聖賢有訓曰誠曰修敢以此語為終身憂

其四改過箴

人非上聖誰能無過過而能改其過斯寡寡之又寡  
可至於無無過曰聖多過曰愚為聖為愚在我而已  
是以君子必誠其意心無過念矧有過事如或有之  
即改不吝過消善全其德日進胡彼衆人知過者鮮  
知且憚改矧曰遷善恥過作非過久成惡我其監此  
不遠而復一念之萌一言之發必思合理惟恐有差  
夜以思過晝以改之武公自悔賓慈是作蘧瑗欲寡  
知非五十子路喜聞穎淵不貳聖賢猶戒矧余愚鄙



齒之尚少庸有不知今其壯矣曷不自規

其五篤志箴

人有厥性本乎天理初無不善孰愚孰智乃知聖賢  
與我同類求之則得不求則失其機在我敢不自昂  
成湯日新仲尼忘食文王亶亶伯禹孜孜矧余後學  
志大力微一墮悠悠造道可期井不及泉九仞奚益  
學不希聖是謂自畫欲罷不能顏氏之竭任重道遠  
曾氏之篤我師古人死而後已彼何人哉爲之則是

立箴 并序

正德庚辰冬余在廬次逢除夕感歲序之流

易而自嘆道德之不修無以及時而有立因

箴以自警云

恭聞仲尼十五志學至于三十乃克有立曰立伊何  
心定道得充實於內直方於外卓然不倚居廣行大  
富貴不淫貧賤不易天下萬物莫我撓屈是謂能立  
進聖之基繼天建極實本於斯閔余後學惟聖是慕  
志學苦晚聞道亦暮功跡力淺學未收效任重道遠  
志猶不舍接聖比度反躬省過驗之於心能立耶否  
涵養未充操存不固天理流行未免違失人欲消去  
有時萌起驗之於身能立耶未氣習稍化義理猶弱



言行多過表裏未一事物外撓酬應或差驗之於行  
立耶未耶爲臣爲子不盡其職爲禮爲義不用其極  
動靜語默多不中節進退周旋或失其則歲月如流  
一往不復究我年數奄迫三旬及此未立寧免衆人  
是用自省竟夕不眠鐘鳴山寺又是新年天道既變  
時物亦遷我其法天思新厥德滌去舊習一遵聖法  
矯輕警惰人一已百真積力久期入聖域自今以往  
四十五十又無幾何轉眄忽及到此無聞已矣可追  
是用耿耿箴以自規標志誓心爲終身事上帝實臨  
我心敢貳

自新箴

戊申九日書于謫所

學求造道志在體仁行負神天裁及其身忠虧報國  
孝缺違親及躬省咎有慕古人天道循環絕徼回春  
中宵發憤思新厥德有赫其臨潛心對越有幽其室  
肅然祗慄上戴下履不欺毫髮一念思誠萬事盡職  
克已復禮俯仰無怍箴以自警服膺勿失

定靜銘

丁未正朝

直養氣和養性樂天理安義命志有定心自靜處萬  
變主一敬

無絃琴銘



理契天載樂寓吾心妙得其趣不做於音冥然寂然  
萬物皆春神游太古手撫天真

知恥銘

君子之道貴乎知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始自屋漏  
達于天地戒懼謹獨俯仰無愧卓然中立惟道是依  
不幸有過在於隱微白中一黑雖若無累其心忸怩  
甚於撻市如或無妄身遭患厄裔夷之竄朝市之戮  
甘受無惡浩氣充塞世不我容知我者天安土樂天  
其中泰然小人心事一切反是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惟利是競惟惡是肆有靦面目略無愧恥吮癰慕絃

何所不至羞惡之心本於天性一存一喪斯判狂聖  
其機如此敢不自省毫釐之差天壤以謬無恥之恥  
庶無大咎

記

海月樓記

邑之有樓觀若無關於為政而其所以暢神氣清襟  
懷以為施政之本者亦必於是而得之蓋氣煩則慮  
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遊覽之所高明之具以養  
其弘遠清虛之德而政由是出其所關顧不大哉清  
之為縣僻在海隅客館之東古有小樓陜隘低微隱



在雉堞中四顧無眼界無以宣暢溼鬱道迎清曠至  
使浩渺無涯之壯觀碍於咫尺而莫收所見者半畝  
方塘數叢梅竹而已嘉靖戊子冬縣宰金侯自淵始  
欲改構增其舊制峻而寬之滄溟浩汗舉眼斯得人  
之登斯樓者不知樓之高而恍然如天開地闢而敞  
豁也遂名爲臨溟閣第以匠不得良築址不牢營構  
失宜不數年而傾側厥後柳茂續繼之支撐起正未  
久旋頽賓客之至縣者雖當夏月困於炎蒸而徘徊  
却立不敢登者殆將十年矣歲丁酉秋鐵城李侯股  
以親老出紐縣章游刃之餘慨然有志於重修尚慮

邑殘力薄重勞疲氓乃搜吏民之欠科納者隨其多  
少而稱其役之輕重文求助於水使李公夢麟得鄰  
境戍卒之闕防應罰者百名除其罰而用其力不煩  
民而事集累土築基結構精緻碧簷丹檻玲瓏宛轉  
材頗仍舊而制作一新乃改扁爲海月樓屬余記之  
余惟吾鄉距縣纔數程庶幾一往登覽以滌塵煩而  
繫官于朝願莫之遂然茲樓之勝狀因其名而求之  
亦可得其一二矣凭欄縱目萬景森羅迤野綠遠  
混天碧鬱然而峙於北者內廷山也巍然而秀於西  
者回鶴峯也松林遠近葱翠可玩烟嵐朝暮變態萬



狀而獨取二物以爲名者志其所見之大者也見其  
大而得於懷豈但快目玩物而已哉若乃曩曠照  
波烟霧初消森森漫空一碧萬里俄頃澗澗淨天俗  
日冲融濕漉不見涯岸憑高而極目渺茫邈乎如凌  
虛御風而臨河漢使人心境廓然廣大寬平而泆然  
之氣充塞於兩間此則觀海之善者也至若氣霽坤  
倪雲歛乾端冰輪輾碧暮靄橫白水天混光星河華  
映霽色嬋娟澄輝皎潔人在危樓愛而玩之寄身於  
清高之域而寓目於虛明無盡之境杳然如離世絕  
俗而登蓬瀛使人曾次洒落查滓淨盡而本然之天

浩浩於襟靈此則玩月之善者也嗚呼君子之觀物  
異於俗眼觀其物必悟其理而體于心故觀天行而  
不遑寧息察地勢而思厚其德侯之以海月名樓夫  
豈徒然哉海以取其寬月以取其明寬以弘吾量明  
以昭吾德雖以之治天下可也而况於爲一邑乎登  
斯樓者目其額而思其義則庶免於俗眼矣嘉靖癸  
卯三月下澣資憲大夫議政府右叅贊驪江李彥迪  
記

祭文

改葬先府君祭文



維正德十六年歲次辛巳二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  
孤子迪敢昭告于顯考成均生負府君之墓伏以生  
育恩深昊天罔極風樹悲纏已矣無及憶在昔年遭  
天凶禍思之心痛言亦涕下往事如夢幼不盡記銘  
骨難忘唯有一事當其疾病念子無已恐慮薰染戒  
兒避出兒承諭命不敢違越及其將去心竊憂憫力  
疾而起依依不忍手裏棗栗畀余袖去坐以目送  
然無語出門及顧中心是惻豈知此別乃是永訣言  
念及此肝摧膈裂及其捐館子不在側第齡纔七一  
妹在乳親戚莫入誰其瞻護唯母獨守號慟無訖嗚

呼痛哉人誰不死父兮未老婦維多寡母益無賴有  
子二人不能為子自殯及葬事多草率飲不饜棺窆  
不臨穴附身附棺孰誠孰信穿壤管墳亦多未盡焉  
葬荒山二十餘年追惟昔日懷痛窮天作瞻丘壠荒  
草寒烟頽崩慘目有不忍視久欲修改未成厥志子  
職虧闕負罪天地方居祖服深增永慕春秋霖雨每  
懼淋漏地又滋潤慮有水濕夙夜未寧憂慕難抑是  
用斷意思改宅兆去春起後情由俱告事蹇時乖未  
遂志願幸至今年天助人資竭心畢力無所阻艱今  
將啓墓奉以移安既卜美地又擇吉辰棺槨改陳衣



服惟新無驚無動即新舍舊千秋萬歲以安以保謹  
以清酌庶羞用伸虔告尚饗

祭姪元慶文

維年月日叔父某祭于猶子元慶之靈嗚呼汝質溫  
良改志潔清庶幾幼學立身成名云胡不祥天禍斯  
酷嗟我兄弟俱鮮兒息有汝一身庶繼家業汝今云  
亡宗祀無托余心之慟曷其有極汝病湖南我有  
召命握手臨分腸摧淚迸豈知是別乃是永訣人誰  
無死於汝則冤夫闕異鄉返葬古原道路崎嶇汝父  
護柩間關千里行路掩涕有母在家幽明永隔嗚呼  
痛哉天不可必理不可知門衰祚薄有至於斯言念  
及此痛若割肌臨穴一慟萬古長辭汝其知也耶其  
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金府尹綠文

嗚呼有生有死入理之常處理之常公獨可傷鍾秀  
崧嶽稟才雄剛志存忠孝操守正直際會昌期歷敷  
華秩蜚英翰院振綱臺憲入司喉舌出典方面克允  
出納流化甘棠 寵眷方隆期望遠長白雲入望軒  
冕羽輕之符便養牛刀一城闔境謳歌如兒得乳彼  
蒼漠漠理冥難究善不得報仁不必壽一疾三秋竟



至不救四境悲號如喪父母道路咨嗟耄艾涕滂鶴  
髮在堂已矣誰將室人遠離逝不永訣抱恨窮泉曷  
時瞑目嗚呼痛哉才不展時位不滿德邦家不幸生  
民無福如我踈愚志契斷金昔忝臺僚獻替同襟遠  
至置散屏處山林屢枉皂蓋同尋壑春山朝榮秋  
堂夜寂十載懷抱殘燈半壁往事如昨尤堪起憶今  
蒞我邦情義益深公今已矣斷絃投琴踴躍一世誰  
識我心銜哀致誠遙奠一酌不亡者存庶紆敬格嗚  
呼痛哉尚饗

祭先妣孫夫人文

維嘉靖二十八年歲次己酉十月日孤哀子考迪遠  
具時羞之奠使姪李純仁敬祭于顯妣貞敬夫人孫  
氏之靈伏以恩深生育昊天罔極日迫西山兒情深  
切休官侍藥不忍離側庶遂終養以盡子職行負神  
明誠未格天獲譴清朝身遭遠遷母兒相持號哭永  
訣天地慘色鬼神亦泣地角天涯消息斷絕水阻山  
重魂消心折夢魂飄飄夜夜飛馳華髮斑衣肯侍萱  
闈衰頽慘慘鶴髮依依手撫肌體宛如平昔惘然驚  
覺身在絕域中宵撫膺淚凝成血仰天號顛天亦漠  
漠庶存殘性承歡有日晨昏默禱望幸千一不吊吳



天遽奪所恃罪大惡極禍至於此日望平書訃音奄  
至失聲隕絕五內焚裂扣地叫天竟無逮及寥寥者  
我匪我伊嗚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顧我復我出入腹  
深莫報春輝每恨平生承順多違少孤無賴有志講  
習割慈忍愛許兒遊學衣縫密密歸恐遲遲定省久  
曠音問又稀夜對孤燈念兒涕揮及其遊宦薄祿是  
縻歲歲春秋登高送兒瞻望不及佇立霑衣昏朝倚  
閭日望兒歸傷懷斷魂衰疾催迫義重徇國退不勇  
決日短奉親痛悔莫及念此推心如焚如割當其疾

病子女俱侍兒獨不在默念何已冥漠有知曷時瞑  
目精靈不昧來返飄忽絕徼相尋不遠千里窮廬薄  
莫宛見容止奄忽不見儀刑無迹攀號莫追萬山風  
雲人生斯世誰無此哭萬里如痛惟我獨兮一別終  
天幽明永隔民莫不歎我獨不卒天長地久亦有涯  
盡惟此怨痛粉骨難泯歛不憑棺窆不臨壙子職屬  
闕負罪天壤罔罔一身生亦無裨願從泉下復見容  
儀天冥地漠不知所之霜露丘壠宿草已蕪慟望天  
涯絕而復蘇嗚呼痛哉嗚呼痛哉伏惟尚饗

祭三弟子容文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四月朔兄及第某使嗣  
子應仁遠具時羞之奠送祭于三弟松羅道察訪子  
容之靈嗚呼人生必有死死生有命吾豈不知吾所  
以聞汝之喪號慟墮絕撫膺摧裂而不能禁者非但  
鵠原之情迫平生之事有可痛怛者非一二也念吾  
先君子蚤歲捐館吾與汝俱在幼穉歛殯之際皆不  
得親見附身附棺多有未盡常以爲終天之痛幸得  
侍奉先妣四十餘年承顏順色又多未盡家貧甘旨  
屢闕奉養又不如意心常慨歎吾兄弟俱無子女先  
妣每見吾與汝歎曰汝等何無兒息耶慘然有不樂

之色吾兄弟雖在側無以慰悅慈顏是又平生一痛  
也吾以不才濫被 國恩繫官于朝屢曠晨昏之奉  
尚賴汝之在側奉養無違吾得以從宦罷過災生歲  
丁未秋身遭拔竄遠離鶴髮病親號慟永訣痛迫之  
懷有難形言尚賴汝之在側慰奉備至稍寬千里遠  
懷聞汝每夕焚香禱天汝之愛兄精誠格天吾之獲  
全軀命以至于今蓋有以也緣吾罪逆深重天不顧  
佑禍延先妣千里聞計五內焚烈叩地叫天無所逮  
及聞汝病重尚能扶持親自歛殯附身附棺之物靡  
有後悔至於營墓窆葬天助人贊亦無所不盡廬守



三年盡心奉奠誠禮俱盡吾雖不能親葬祭之事葬  
祭之禮汝能盡之吾雖在焉有何加焉纔畢喪制泣  
血柴毀之餘羸病深痼形容枯槁僅存殘喘念我未  
忘千里間關指死為限遠冒險阻來見病兄相對號  
哭不知所言淹留數月懇惻情懷有難言盡相對噓  
唏隕涕不已夏盡秋來天氣漸涼羸病之入勢難久  
留嚴冬寒苦又難經度不得已辭去重見難期臨別  
慘慟天地變色鬼神亦泣別後見月傷魂看雲投淚  
只憑魂夢千里相尋六載痛迫之懷何可勝言安土  
樂天吾以自勉寬懷調病每以勉汝汝猶憫吾久阻

天恩悲痛難堪夜夜號泣于天每欲具疏訴冤以死  
自處吾恐禍也無益止之汝不果為常自慨慨去秋  
及冬又寄書來言古人有兄弟畢死者吾欲忘生許  
寬于朝庶有格天之理吾又止之使不得為汝必因  
此鬱結未遂所懷沉痾轉增奄至大故汝實由我之  
故至於此極汝何不念吾之所勉不自保養而使吾  
永抱無涯之痛耶嗚呼人誰不喪父母不亡兄弟如  
吾之事古今所無七年之中哀傷痛迫地角天涯清  
息茫茫汝每念我日夜悲慟號泣竟至於此彼蒼者  
天曷其有極兄弟之情人誰不厚汝之愛我念我至



隕性命古今所未聞也汝之孝友之誠如此宜格神  
天使吾兄弟復見神不顧佑天又漠漠以至於此天  
何不仁如是耶先妣辭堂奄經六霜尚未得奔哭一  
洒血淚焚宿草不孝之罪極矣吾自是無意人間事  
久矣猶得不廢食飲強自扶持以至於今者庶得生  
還復見弟妹相對一哭今汝已矣無所可望吾又安  
能久於斯世耶生不能連襟終養父母至於大事又  
不得同哭殯前以盡送終之禮平生隔關又多同枕  
共食之日有幾言念及此痛恨窮天今欲葬汝於先  
壙之下吾死亦欲葬於汝墳之右庶得相從於泉下

是吾之志也嗚呼吾技絕徼七年于今奉先之事惟  
汝是恃今汝又遽逝春秋霜露宿草雙壙誰其省謁  
四時俗節家廟享獻誰其主之吾平生積惡行負神  
明禍至於此尚復誰尤汝之去冬寄書三道辭意懇  
惻疏章上書之草又甚激切吾常披見隕涕者多矣  
今則何忍復見此書耶嗚呼天長地久亦有涯盡惟  
我與爾幽明痛裂曷有窮已兩地迥隔夢魂亦稀相  
接汝亡三月而始得聞訃南望遙慟萬古長辭惟願  
與汝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之因汝其知也耶  
其不知也耶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尚饗



行狀

仁宗大王行狀

國王姓李氏名諱

恭僖王長子也

母妃尹

氏府院君汝弼之女以正德乙亥二月癸丑生王

王生有異質三歲始讀書通字義不事遊戲動作有

度人以爲生知

恭僖王奇愛之以勤學克己之

意作箴以誨之年六歲德器已成

恭僖王請封

世子于朝十七年辛巳

先皇帝遣太監金義

陳浩錫以七章之服其勅曰朕惟立嫡以長古之

義也有爵土者預定繼嗣以繫群情亦率是道然必

請命于朝而不敢專則君臣父子之倫正矣比得王  
奏欲因舉國臣民之請立嫡長子諱爲王世子事下  
禮官議奏特賜允俞茲命太監金義爲正使陳浩爲  
副使齎勅并紵絲紗羅等件封諱爲朝鮮國王世子  
夫藩邦之職莫先乎事上恤下王自祖父以來允克  
蹈之今既立世子宜明示茲訓俾習與性成業由德  
進秉禮遵義世享有邦庶幾不負朕命亦無忝于前  
人越明年嘉靖元年壬午春行冠禮入學于成均館  
陞降周旋雍容中禮觀者莫不咨嗟悅服 恭僖  
王博選師傅賓僚使之朝夕與處一以格致誠正之



學輔養道。迪自是德業愈崇。檢身制事。動遵聖訓。雖在宴私。常凝然端坐。左右近習。未嘗一見其惰慢之色。終日淵默。頰笑不形。雖臨下。寡簡而宮庭之內。肅如也事。父王極其誠敬。自在冲年。問寢視膳。雖祁寒盛暑。未或一廢。母妃尹氏。生王七日而薨。及恭僖王冊尹氏為繼妃。王事之如親母。年十三。令宮僚書程頤四箴。范浚心箴。暨書之。無逸詩之。七月。篇列諸左右。以觀省常。與僚屬講讀。日三。或不時。夜對。臺臺不已。嘗賜生薑。于宮僚。付以手札。曰。予觀論語有曰。不較。薑食為其通神明去邪穢也。

諸君子動慕夫子者。雖於飲食之末。必有所取法焉。故以是送之。其尋常言語類如此。凡賓客僚屬之喪。未嘗不為之傷悼。素食。恭僖王以王有賢德。嘗欲禪位。王號泣固辭止。王幼時有庶母朴氏。挾妖術。謀欲危王。事覺。恭僖王大怒。即命竄逐。而其子媚及二女亦得罪。王及長。始知之手為疏。以訟其冤。恭僖王乃感而從之。外人初不知有疏。久而後得見。其略曰。伏以天顯之親。一氣而分。喘息呼吸。相為流通。友愛之情。自不容已。雖或有非常之變。出於慮外。而古之人。猶有以恩掩之。



者妖孽之作雖曰朴氏媚也焉得而知之媚之一女子棄在民間與庶人無異孩提之女亦何罪也二妹年幼不預其事明矣而屬籍亦絕思念至此不覺涕零由臣一身而兄弟之變至於如此此平日恒懷痛悼者也孟軻有言曰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乎今臣侍居東宮 恩寵極矣使二妹一姪尚班下賤反躬思之顏厚有忸怩仁人之於兄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如臣者又何怨怒於兄弟而不得親愛乎至於籩豆之饋飲酒之飲亦不得和樂且湛焉惻然之念益切于中前此微達此意未蒙 允俞

更瀝微衷以瀆

聖聰伏惟

垂憐焉疏辭懇惻

發於誠激臣民見之者無不感泣涕泗城府主卒

王過於傷悼幾至成疾蓋其天性之篤如是二十三

年甲辰

恭僖王遘疾彌留

王侍側晝夜不

解冠帶進藥必先嘗粥飲亦為之廢形瘁面墨侍人無不泣下知其必傷 王分遣宰執遍禱 宗社

山川請釋囚以祈命時方匝寒沐浴齋潔親於殿庭

露立祝天自昏達朝及薨散髮跣足什于庭下大臣

憂懼進以素襦巾亦不肯著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大

臣以

恭僖王遺命請權署國事奉國寶以進



王號哭不受群臣更請寶至則輒哭至于終日在庭  
之臣莫不摧痛遣陪臣閔齊仁李浚慶告計于朝  
且請承襲凡國家機務一委大臣非關喪事不許啓  
稟王自初喪至卒哭只啜飭粥不食鹽醬夜不  
卧寢哭不絕聲既葬猶不離喪次所侍者唯小宦數  
人屏絕宮人使不得近前王欲行三年之喪而  
自侍疾之初羸瘁已甚及遭大故毀瘠骨立殆不能  
救大臣舉先王遺教請從權進肉答曰予之  
誠孝未孚致有此言哀慟愈深臺諫侍從伏閣以請  
不聽議政尹仁鏡率百官立庭以請者至於累日亦

不聽毋妃親自泣勸王為一勉從而竟不  
之進時首相有缺以手書諭大臣曰輔相之職百責  
所萃相得其人則治否則亂亡隨之是以古之明君  
皆重相臣之選必廣擇鴻儒碩德之人而任之至有  
拔於版築之中者今兩相次陞當卜其代我先  
王培養人材可謂盛矣擢而授之必有其人當慎擇  
有德望者以宅其位予以否德慘遭大變憎無所察  
凡經邦重事皆恃大臣如得賢輔國之福也四月天  
早下教求言減宮膳恒供之半又教吏曹禮曹曰彰  
善罰惡為政之所當先其有忠孝卓異者及為吏清



白者廣問以啓隨才擢叙其身已沒錄用其後以獎  
方來又令大臣薦逸士之懷才抱道者將欲擢用大  
臣難於其薦將先朝舊規以稟 三曰賢人君  
子之懷才抱道者雖重於出處而唯在人君求之誠  
不誠如何耳得而果賢則擢置宰相亦何難哉如或  
拘於舊例置賢人君子於不可求之地則古人所謂  
野無遺賢其亦誣後世之言耶大學生等以儒臣趙  
光祖在 先朝非罪竄死累疏請復其職 王手  
書答曰汝等居首善之地好古而論時疏章三上辭  
懇義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我 先朝教育之澤亦

可想矣然言之不從有意存焉且大學雖曰公論所  
在是非之定自有朝議汝等言是非則得矣期於定  
是非則非諸生事也姑退而更思之五月 皇帝  
遣太監郭瑛行人司行人張承憲 賜祭若謚賻于  
恭僖王又遣太監張奉吳猷冊封 王為朝鮮國  
王其 勅曰朕奉天明命主宰寰宇凡推行于庶政  
必率循乎舊章其於錫封之典未嘗以海內外而有  
間焉故朝鮮國王姓諱往膺世爵藩守東方職貢恪  
修粵逾三紀邇者陪臣告訃禮部以襲封請念茲爵  
土宜有攸屬今特封王之世子諱為朝鮮國王嗣理



國政本國大小臣民其悉奉教令以佐王修身謹行  
遵我王度輯寧疆境克紹先緒庶共享太平之休時  
詔使分二起而至 王方有疾以 帝命之重  
力疾迎接極其誠敬畢力盡禮未嘗以懈病遂彌重  
詔使纔還又將親祭于 魂殿仍省 母妃于  
昌慶宮大臣以 王羸疾已劇固請停行 答曰  
近以接待 詔使兼有疾病虧闕子職已久予甚痛  
焉遂不聽而行自後病日篤至於大漸大臣尹仁鏡  
等入內問疾 王必整衣冠然後見之病革絕而  
復蘇者三若稍省人事輒使人問安于 母妃時

雷震宮苑樓柱左右慰

王驚動 答曰予則

驚亟令問安于

母妃六月二十九日教于大臣

曰予疾不可為既無嗣子其傳位于弟慶原君諱又  
教曰趙先祖事予未嘗忘于心第以事在 先朝不  
敢輕改今予疾至此其復先祖爵秩大臣等將入受  
遺教 王欲下床冠帶而未能臨薨遺教曰

父王薨逝未久予又至此未克終孝予死必葬於父  
母塋域之側以終予志且纔經大喪民力已竭予之  
葬事務從朴素氣且盡猶諄諄說為民除弊之意語  
已澁左右莫能記以七月朔辛酉薨于正寢享年三



十一薨之日都中士庶填咽號慟雖愚夫愚婦無不  
哭之如私親大學諸生奔哭闕外畿內儒士聞而來  
哭者不絕遐方僻鄉亦皆奔走悲號化未一期而德  
之入人者如此其深求之於古實所罕聞嗚呼聖賢  
之生不偶而得之侯王之位尤不偶 王之至德  
篤行所以受於天者如是其厚任於己者如是其重  
其始也若有所為而生其終也不假以年嗚呼痛哉

石銘

先祖考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  
事李府君莫不銘

公諱壽會驪州人鄉貢進士世貞之後祖諱權龍驤  
衛司中領副司直考諱崇禮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  
兼同知義禁府事參判娶縣監楊培之女有明宣德  
辛亥三月丁卯生公於迎日公天資寬厚志氣剛毅  
少業武登科授權知訓鍊院參軍不樂仕宦遂棄官  
歸優游田里以自娛居家以儉約處鄉以忠信接人  
遇物任真不矯飾人無少長咸敬慕焉正德戊寅十  
二月丁丑以疾卒享年八十八以己卯三月四日丁  
酉窆于慶州治東阿倍耶洞明活山之原公配慶州  
李氏生負點之女生二男一女長曰先公諱蕃成均



生貞贈左贊成次曰必別侍衛女適忠順衛權希顏  
先公生二子一女彥迪爲長次彥造松羅道察訪女  
適察訪李師益姪生四子三女通爲訓鍊院判官道  
忠順衛遇萬戶運幼女長適崔德崇次適權希範次  
適權德麟內外孫曾孫男女凡三十二人嘉靖乙巳  
十二月贈吏曹判書銘曰

薄榮利樂畎畝願真性保遐壽畜未施仁有後恩自  
天耀重泉積善厚餘慶綿銘墓石諭後賢

先祖妣贈貞夫人李氏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慶州人高麗侍中齊賢之後祖諱之帶

嘉善大夫漢城府尹考諱點生貞生貞娶主簿崔仲  
雲之女以宣德癸丑月日生夫人夫人資稟秀異婦  
德純備適驪州李氏諱壽會訓鍊院參軍贈吏曹判  
書夫人閨範端嚴宗族欽慕成化丁未六月二十五  
日以疾卒享年五十五以是年月日葬慶州治東阿  
倍耶洞明活山之原生二男一女長曰先公諱蕃成  
均生貞贈左贊成次曰必別侍衛女適忠順衛權希  
顏內外孫曾孫男女凡三十二人嘉靖壬寅正月贈  
貞夫人銘曰

性稟柔靜德全貞淑以孝以慈宜家宜族天畀壽祿



慶綿後裔銘以刻石為示來世

先妣貞敬夫人孫氏墓碣銘

先夫人姓孫氏慶州人實大樹部之後曾祖考諱登  
司憲監察贈通政大夫戶曹參議祖考諱士晟折衝  
將軍副司直贈純忠積德補祚功臣嘉善大夫兵曹  
參判雞城君考諱昭精忠出氣敵愾功臣嘉善大夫  
雞川君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無知義禁府事謚襄  
敏公雞川娶豐德柳氏萬戶復河之女有明成化己  
丑正月丁巳生夫人於漢京先夫人生稟懿性端一  
誠莊惟德之行年既及笄適驪州李氏先公諱蕃字

叔翰成均生負蚤歲魁本道都會

成宗好文見

先公所述詩賦嘉賞之即命乘傳詣闕賜衣一襲細  
綿布十匹紙筆等物使留國學多士榮之先公性喜  
閑適不以舉業為急還鄉奉親怡愉盡孝日以教誨  
鄉人子弟為事閨庭雍穆相敬如賓客先夫人柔順  
執婦道事舅姑盡孝敬宜家人以慈愛宗族欽慕焉  
弘治庚申二月十四日先公以疾捐館先夫人蚤寡  
子女俱幼無計生活常撫諸兒而慟曰吾所以未亡  
者為汝輩也撫養孤兒雖甚憐愛不廢教訓許令從  
師遊學彥迪少蒙義方之訓粗解文句獲忝科第歷



事

三朝濫荷誤 恩官至贊成追贈三代

中廟朝令本道監司備給養母之資今

上初例

爵父母先公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  
府事先夫人授貞敬夫人先夫人性仁恕喜施惠隣  
族有求不計有無而周之兄弟八人皆先夫人亡先  
夫人每遇兄弟忌日思念悲悼流涕不進肉早天無  
嗣者則必具酒饌親自酌奠聞 中廟諱音時年  
七十六號慟不進肉蓋其真性仁慈乃如是也雖孀  
居四十年教養孤兒眼見顯揚鄉國稱慕焉嘉靖戊  
申六月十八日辛酉考終于正寢享年八十以己酉

二月庚申葬興海郡治南達田里橋陰山之原先公  
墳後生二子四女彥迪為長次彥造為察訪三女早  
夭末女適察訪李師益先夫人疾病時子女諸婦俱  
侍彥迪適遭無妄之災獲記于朝削爵遠竄曠省逾  
歲幽明永隔天道冥冥有是哉斂不憑棺窆不臨穴  
子職虧闕負罪天地慟望天涯絕而復蘇瀝血為銘  
以寓窮天之痛銘曰

孫啓大樹積慶綿綿策勳光前赫于雞川有子英俊  
名世顯貴有女貞淑先妣其次稟資端莊宜家雍穆  
儀範閨庭仁施隣族教子義方不勞三遷克享脩齡



明齋先生集卷之六  
三十五  
寵渥自天盈虛消息理真難詰無妄生災門遭患厄  
一訣終天幽明永隔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天長地久  
亦有涯盡惟此怨痛粉骨難泯人生斯世誰無此哭  
萬里茹痛惟我獨兮銘以刻石以寓周極

晦齋先生集卷之六

晦齋先生集卷之七

疏

一綱十目疏

臣伏以王者配天立極垂拱無爲而德以久業以大  
者惟其至誠無息而已矣無息者天之道也蓋人君  
受天命履天位苟無至誠之德格于上下何以順天  
道盡天職而致位育之功效乎夫所謂至誠之德者  
一而無貳純而不雜自始至終無時間斷者是也一  
有所間則息矣中庸曰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  
悠遠則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



無疆古之帝王德合於天終始無間而致悠久無疆  
之功化者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試以大舜文王  
衛武公之事言之舜在位五十年治定功成禮備樂  
和其功化極矣而猶作勅天之歌君臣相戒其言曰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言敬天之道在於無時而不警  
無微而不省也文王享國歲久昭事上帝自朝至于  
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故詩人贊之曰惟天  
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言文王之  
德純亦不已而合乎天道也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  
箴敬於國以求規諫作抑戒之詩以自警其詩曰相

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  
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言人君非獨致謹於臨朝對  
群臣之時至於宮庭幽隱之地亦不敢肆凜然自持  
如對神明於此見古昔聖帝明君法天存誠主敬謹  
獨終始惟一無時間斷不以吾治已隆而自逸不以  
吾德已盛而自滿不以吾齒已衰而自怠常存戒懼  
於不覩不聞之地以致昭格于無聲無臭之際此所  
以天地感應而休祥並至神人協和而災變不作是  
乃所謂求在己之天而天不敢違者也臣伏見  
殿下仁明恭儉本於天性樂善好學厲精圖理臨御



以來三十有四年之間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昧爽不  
顯對越上帝內無聲色之娛外無遊田之樂從諫弗  
拂改過不吝雖古之聖王無以加矣然而治效未著  
而朝政屢變人心未和而天變不弭其故何歟巨竊  
恐 殿下法天謹獨之功或有時間斷而窮理執  
中之學亦有所未至也 聖功有間斷故天理未  
純而人欲雜之 聖學有未至故見道不明而用  
舍或差立政而無所定行道而不能久勤怠之靡常  
而曝寒之不一又何以隆至治而致泰和乎然聖人  
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竊

見去奸之後 殿下之心如日再中陰翳俱盡思  
所以照幽隱而新政化者無所不至矣朝廷肅清四  
方願望庶幾復見都俞吁咈之治嗚呼此正 殿  
下端本清源振頹綱革弊習上應天心下慰人望之  
一大機會也當今國家之勢譬如潰癰之人大命幾  
危而復蘇邪毒雖除而其元氣已蕪然矣固宜安靜  
以保護不可動作而生變然必投以靈丹妙劑為之  
補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清其腹心而養其血  
脈矣若或安於小愈厭却瞑眩之藥失其所以治調  
則病之源於心腹者安保其不復萌於異日乎近來



朝廷舉措施為務要鎮靜可謂得宜然所以貴乎鎮靜者非苟且姑息之謂也整紀綱嚴賞罰以正朝廷以定人心以重國勢而邪說不得亂小人不能搖者乃鎮靜之實也若乃不分淑慝不辨是非喜同惡異循常襲故牽補架漏苟度時日而謂之鎮靜則恐無以振綱維新理化而偷靡之習頹墮之風將日益甚而終不可救矣大抵國勢不盛則衰衰則入於亡故明智之君當盛而慮衰當衰而思振衰而不能振則奄奄然日趨於亡必矣然其所以興衰振頹之本則在於人主之心純一無息而已矣若內無定志外無

定規朝勤而夕怠乍作而乍輟正念方萌而私欲奪之善政方行而邪說沮之良臣方進而讒諛間之則將見紛紊委靡卒無成效而終至於脉病氣消風邪乘之而大命危迫矣今者王道平蕩朝廷稍和然而上下之情猶未孚陰邪之逕猶未杜伏願 殿下剛以執德明以察物任賢不貳去邪勿疑以振頹綱以養國脉 宗社幸甚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夫常德之要亦在於剛與明而已非明則無以為剛非剛則其所明亦不能久矣易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成人主誠能體元居正不貳以二不參以三茫乎天  
運宵爾神化則可以合乎天德而帝王之治庶可為  
矣聖希天賢希聖舜文王希天而合乎天者也衛武  
公希聖而幾乎聖者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  
其要只在慎獨蓋欲法舜文之道必由武公之慎獨  
顯微無間終始一德而後可以至也惟 聖明留  
念焉伊尹之戒太甲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  
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臣伏見  
殿下臨御歲久和氣不應災沴存臻又至於今恠氣  
布天虹霓貫日而皆白其色夫白主兵乃寇賊竊發

之證彗星犯台太白晝見霜雹夏雪是又以下干上  
以陰侵陽之象變異非常疊見於一時前古所未有  
也近日又有日食之變雷震之異夫日者衆陽之宗  
人君之表而有食之是尤天變之大者而燁燁震電  
亦詩人之所惡也天之所以畏威重譴而警告之者  
極矣得非事有階亂政有召奸而危亡之禍近在朝  
夕天於 殿下諄諄存顧先幾豫示以啓 聖  
心者乎人君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若或  
天戒赫然於上而人之應之者蒙然於下則禍患之  
來必矣蓋人君之德敬則一怠則二三吉凶災祥之



應莫非由於君德之敬怠則其所以應天心答天譴者亦豈外於敬以一德乎古之明王或遇災變修德正事一於誠敬感徹神祇歷消未萌遂至於光丕業享永年者多矣如商之中宗周之宣王漢之文景遇災修省克已自新遂能變戾氣為泰和化已衰為中興豈非畏天敬德一念不息之效耶臣伏見去夏求言之旨責已省愆發於至誠惻怛似可以感人心回天怒矣而越月踰時臺諫侍從之外未有一人忘身展抱極言闕失以副明主修省之羨意者而天之示變彌嚴而不已是殿下有望於下而人

不應之致謹於上而天怒愈赫豈無所由然耶如臣之淺闇不識時宜詎測天意但感殿下憂勤惕厲之誠而區區螻蟻忠義之心自有不能已者而況臣以庸陋曾忝侍從之列未效涓埃之補今值懷詢訪之日豈可以疎外自處不思罄竭愚衷裨補萬一乎當今致災變之由固非一端而其所以應天弭災之本則在於殿下之一念一念合天天有不應者乎若規規於革一政之失矯一事之弊而不知本之所在則斯亦末矣臣請以當今最關於治道最切於時務者為殿下陳之伏惟聖慈垂



察焉臣謹稽前史自古帝王憂勤願治者多矣而能終始全德以收治效者蓋寡其故在求治而不識為治之要而已求治而得其要則不憂勞而治道成如或有志於為治而不得其要雖勞心焦思宵旰憂勤終無益矣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其亦得其要而已矣後世人主或程書傳餐非不勤且勞矣而終不能興善治而延國祚者以不得為治之要而徒費精於細務故也蓋帝王為治之道至簡而不煩至易而不難天下雖大治之在心非至簡乎四海雖遠治之在道非至易乎夫心者主於身而萬化之所

由出也道者本於心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誠能明此心而清萬化之源體此道而立萬民之極則可以成參贊之功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瑞慶至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者正謂此也蓋為治之要其綱有一其目有十綱者體也出治之本也目者用也制治之法也一綱舉則十目無不張矣臣請先言一綱而次及十目焉何謂一綱人主之心術是也庶政之繁萬民之衆而其理亂休戚之幾未有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故人主之心正則萬事理人心順而和氣至人主之



心不正則萬事乖人心拂而戾氣應此理之必然也  
思昔聖人在位體天出治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純乎  
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累故自微至著由內及外洞  
然無有私邪之蔽而紀綱立於上教化明於下法立  
而無侵撓之患令出而無阿私之失進賢退邪允愜  
於輿情賞善罰惡一徇乎公議而不敢以一毫私意  
鑿於其間但見虛明之地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  
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臣所謂易簡  
之道者如斯而已如或反是而為人欲私意之侵亂  
失其公平正大之體則其偏黨反側黷闇猜嫌固日

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奸偽讒慝叢勝眩瞽又將有不  
可勝言者矣於此見人君心術之不可不正而其所  
以正心術之要又必由學而得矣蓋本心之善其體  
甚微而物欲之攻不勝其衆故大舜有危微之戒孔  
子有克復之訓人主處崇高之位窮理之力存省之  
功一有間斷則又何以正其心術而立萬事之綱乎  
先儒言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  
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物欲相為消長篤志于  
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  
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



警戒日聞而諂邪不能入三者交致其力則一聖  
心湛然如日之明如鑑之空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  
能奪矣夫經筵入主講學之地接賢士大夫之所也  
而敬者又所以貫動靜合內外而達乎天德者也臣  
伏見 殿下始初厲精勤御經筵講劄治道孜孜  
不倦頃年以來寢不如初講官入侍止於展讀數章  
無規諷道義之益而 殿下又淵嘿未聞討論義  
理之精微商確古今之得失宰臣陳啓不過政令細  
務未有陳善納誨如伊傅周召之惓惓者竊恐  
殿下窮理進德之功或有所未盡也 臣常恠 殿

下有志堯舜之道而至於經幄進講則不以三代以  
上聖經賢傳爲本而每取末世所輯編帙浩繁未易  
究竟之書進讀如此等書詳於制度事物之繁而至  
於聖人明誠之旨精一之要蓋有未備焉人主但當  
置諸左右清閑之燕時加省閱以究古今制作規模  
之得失可也不必專精講究於經幄之中也 聖  
質不爲不高 聖志不爲不篤而悠悠泛泛徒費  
歲月於一書之中而有志勤道遠之嘆者未必非當  
初輔導者之罪也唐虞三代之世豈有此書心學而  
已矣一理可以貫萬事一心可以統萬化帝王之學



窮理正心而已矣理窮心正自足以修身正家而及於國天下矣伏願 殿下姑舍末流之涉獵專意本源之功力潛心於帝王之學加意於精一之功日接儒紳講討精微而又必以敬為主無怠忽間斷之病則全體於是乎立而大用由是而行矣夫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所謂日乾夕惕者乃所以常存敬畏而自強不息者也自強不息而至於無息則合乎天矣人主德合於天心一於天而天心之不豫災變之不消無是理也故程子

論敬之功效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享帝惟 聖明留意焉至於十目則無非心術之緒餘而為治之切務也

其一曰嚴家政易曰王格有家勿恤吉又曰有孚威如終吉傳者曰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而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夫正家之道莫先於嚴內外之限定尊卑之分男定位乎外女定位乎內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夫婦之別嚴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彤管有史晏朝有箴



外言不入內言不出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蓋閨門之內慈過則不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於禮法不立而瀆慢生也苟非中有孚信外有威嚴而或溺於情愛之私不能自克則何以正其官壺杜其請托檢其姍戚而防禍亂之萌乎夫孚信者所以感人心威嚴者所以肅人心二者並行而家道正矣然所謂威嚴者亦在先嚴其身一動一靜不敢苟一頓一笑不敢輕則人心祇畏家道自肅而不失於嘻嘻上下秩秩內外斬斬豈有一人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以紊朝政者乎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

謂不能反身而能正其家者未之有也伏見 殿  
下家法之正固無可議但前有掖庭怙寵窺覲之變  
後有陰邪攀附亂政之禍以及于今宮禁不嚴女謁  
盛行至有除拜判斷之際或不盡出於至公以爲  
聖德之累踈遠傳聞未知信否而廷臣之論列此事  
非一再則豈無所見而言耶蓋宮庭隱密之地祗席  
宴食之際其流於情而害於理者雖若至微而符驗  
之著於斗者甚遠人主之心當如青天白日少有纖  
翳人皆見之不可掩也禮記曰男教不修謫見于天  
日爲之食婦順不修謫見于天月爲之食人君家政



之不修亦足以致乾象之變甚可懼也伏願 殿  
下勿以此爲隱微而不足以累吾德惕然警省奮然  
改悔洞日月之照發雷霆之斷使柔媚不干于聰明  
愛倖盡決于道義以嚴官壺以杜邪徑 宗社幸甚  
其二曰養國本輔養國本今日之急務而輔養之道  
非止於誦書史談古今而已要在涵養薰陶之得其  
道爾古之明王教養太子必擇敦良方正有學術德  
行之士以職輔道至於官人內臣並選重厚小心之  
人以謹保護使其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  
非正道淺俗之言不入于耳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所

以養德性而保身體者莫先於此若夫學問之道自  
有本末先其本後其末乃進德之規也帝王心法聖  
賢謨訓布在經傳炳如日星所宜潛心熟講優游玩  
味不徒誦其文而必有以會其理不徒會其理而必  
有以踐其實察倫明物極其所止盡心知性以達于  
天者學之本也至於博涉史書通古今考世變者是  
特窮理之一端非學之本務也蓋心通乎道然後觀  
史則古人是非得失一覽瞭然於目中矣心不通於  
道而遽欲遍閱史籍非徒汗漫無功恐或眩於是非  
邪正之歸而不知所以取舍矣臣伏見 春宮天稟



之粹超絕古今德就之風不煩教誨一德無瑕三善俱隆曩承內禪之命至誠遜避號哭不食卒以回天朝野聞之莫不感泣非純孝盛德之至何以及此第慮調護之方未盡如三代之法賓僚之選豈盡得道德之士進講之書多用史記無沉潛聖經之味而有涉獵諸史之勤恐非所以明理造道之要人主之學當以二帝三王為法三代以上何史可讀心學而已矣後世雖不可廢觀史然其本末先後之序不可不察頃者士林之間有假借羽翼之說引進兇邪之魁置諸師傅之位其所以輔導之者乖刺必多乖顛

天祚 宗社陰曠消盡天日重明宜重宮寮之職廣選名德之士以備勸講必久其任責其成效至於進講之書亦必以明性治心之學為本使得專精窮理之功以盡進德之方間閱往史以究古今之變治亂之要則本末無盡而 聖功全矣今以講官負以無以他官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而未得專心積誠於侍讀是又非輔導之宜竊念緝熙之學日就月將固無間斷之憂然人心難保氣習易移一念存亡聖狂所分輔翼之道不可不盡 宗社遠計莫急於此惟 聖明其深軫之



其三曰正朝廷臣聞王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夫朝廷者四方之本源王化之所由始也本源清明雖欲末流之溷濁不可得矣若不務先正朝廷而區區於簿書彈劾之末而欲以振頹風除民瘼譬如溷其源而望流之清其可得乎蓋朝廷之所由正者其要有二必先有紀綱以整之又有風節以振之然後可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而不至於頹墮委靡矣夫風節者公道之所由行而直道之所由伸也公道不行直道不伸紀綱何由而立紀綱不立朝廷何由而正乎然

其紀綱風節之所由立則又繫於人主之心術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而侍從臺諫論思糾察於其間人主以大公至正之心摠攝於上辨其是非而裁斷焉察其賢邪而進退之母主先入而有偏聽獨任之失母昵嬖幸而失兼臨博愛之公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黜陟刑賞一徇公議之所在而無偏私之蔽然後公道行而直道伸紀綱以立而朝廷以正內外遠近無敢不一於正者矣人主之心或不

能公平正大而有一毫偏黨之私奸邪諂佞姻婭嬖幸莫不窺覘攀緣希覲恩寵無所不至而上以眩惑



聰明下以竊弄威福雖有忠正之論無所入而士節  
沮喪矣士節沮喪而公道塞直道廢此紀綱之所由  
毀而朝廷之所由亂也頃者奸兇竊位恃寵專恣禦  
下蔽上與奪決於恩讐威福生於呼吸士林喪氣紀  
綱蕩然 宗社幾至於岌岌 殿下孤立於上無  
一人忘身徇國直言正論以斥其奸者其無風節甚  
矣士林無風節朝廷無紀綱國家不至於淪喪者僅  
一駿爾豈不寒心伏願 殿下懲前慮後赫然以  
大公至正為心痛憐偏私之累明示好惡之公以厲  
風節以振綱維庶可以清本源而王化行矣

其四曰慎用舍伊尹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  
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孟子曰左  
右皆曰賢亦可也諸大夫皆曰賢亦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  
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  
不可焉然後去之蓋用舍得失安危所繫古之明王  
慎之而不敢輕進之而不敢易必參之於衆察之於  
獨洞見其賢邪之實然後從而進退之於賢者知之  
深信之為而無所疑貳於不賢者燭之明去之決而  
不復留滯此蓋三代聖王任賢去邪之要法也後世



人主不明此義輕於舉措放任賢而不能終去邪而不能決或以一人之譽而進之或以一人之毀而斥之甚或前以為賢而任之者後以為邪而戮之前以為奸而屏之者後以為忠而寵之用舍一錯治亂遂分由不能辨之於早而審之於始也臣竊見殿下之心好賢惡邪初無偏繫聞人之賢雖在疎遠揀拔無所遺知人之邪雖在貴寵誅寬不少貸非聖鑑之至虛至公何以至此第恨輔導之臣不由光明之道多徇暗昧之徑以玷清明之俗數十年來進退人物誅擢縉紳有不合公議者多矣夫人才之

進退消長所關甚大固宜斷之以公平正大之論豈可倚托幽陰而變亂黑白排擯異己乎人臣之有密啓者非讒則佞先賢已論之明主之所宜深惡也昔漢文帝至長安周勃請問宋昌却之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其所以警之者嚴矣文帝之治正大光明而無陰邪之蔽者實有賴於宋昌之一言伏願殿下清心一德抑邪與正杜履霜之漸戒八腹之害凡進退用舍之際每加難慎之意必質之左右議之朝廷而又必察之以虛明之鑑不置一毫偏私於其間如或有由蹊徑而眩惑者亦宜深絕而



痛斥之如大明之無私照則雖有陰邪之窺伺無隙  
之可投矣知人則括聖人猶難之以今觀之邪正甚  
明亦無難辨者昔李德裕言於唐武宗曰君子如松  
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宋仁  
宗問王素以可命相事者素對曰惟宦官官妾不知  
姓名者乃可充選於是相富弼士大夫相慶  
下誠能持鑑衡之公試以此而察群臣邪正以決進  
退必無失矣今之被斥公論含怨伺隙者必有復踵  
舊日之蹊徑以信計術者不可不深燭而豫防之變  
故之餘 聖智益明 聖心益定固無是疑而

臣之私憂過計亦未敢不以此為異日之慮惟  
聖明留念而省察焉

其五曰順天道臣聞天之道好生而無私聖人之心  
亦好生而無私堯之欽若昊天教授人時以至庶績  
咸熙者法天好生之政也舜之簡以臨下寬以御衆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期無刑欽之恤之者亦法天  
好生之政也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  
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  
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亦  
無非順天施仁之政也三代以下能盡是道者漢之



文帝宋之仁宗是已當是時星文數變日月吉凶災異甚多而二君能修省盡道克承天心轉災為祥變禍為福求其所以修政格天之道亦在好生無私而已其憂也不以已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其樂也不以已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見時物之敷榮而賑窮悴之民感緹縈之上書而除肉刑之慘讞大辟之疑而活數千之命忍一夕之飢而止無窮之殺其愛人澤物發於至誠懇惻宜其人心得而和氣應也竊觀 殿下敬天勤民之念至矣惻怛寬大之旨屢下矣吏情奉行民不受惠割剝無改於

前日窮蹙有甚於曩時臣恐 殿下法天好生之心或有所不誠而然也稅斂繁重而無一分之寬流亡歲增而無存撫之策至於刑罰之不中人命所關捶楚之下豈無橫羅之慘囹圄之中必多冤枉之魂頃者權奸擅政專務刻深屢起大獄極其慘酷探情於未形施戮於難明 殿下仁愛之心豈不惻然動念而追悔乎至於撤寺汰僧雖是闢邪養意亦當豫諭諸道明示撤汰之意緩其期限使之漸銷不宜卒遽焚蕩以致失所也去歲遣官督撤不以暄和之時適值窮冬嚴沍之極緇徒駭散並喪資糧亦立失



依凍餒俱迫老羸廢疾者轉死溝壑壯者聚為寇盜  
齊民受害多矣昔曹彬止子弟修葺堂室曰時方大  
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夫仁人之  
於微物亦不忍傷况人主之於人類乎是亦似乖仁  
聖好生之意故及之伏願

殿下體生物之心思

同胞之理仁以恤民欽以慎刑皆本純誠不事文飾  
以順天道庶可以消變異而來福祥矣

其六曰正人心臣聞人心者天下安危之本也人心  
正則是為是非為非而公論行於上風俗美於下人  
心不正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而公論不行於上風

俗頹敗於下國家理亂興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  
也三代之世人心正矣而迨其衰季亂之以楊墨之  
說毀之以蘇張之論人心始失其正而尚功利棄仁  
義天下遂大亂矣西漢之初人心稍得其正而失其  
所以匡直輔翼之方士皆喜功名而不尚節義終成  
諛佞之習至於上書頌莽者四萬餘人而漢祚中微  
矣東京之興崇節義厲廉恥人心始復正矣及其衰  
也朝廷濁亂而清議凜凜於草野之間奸雄環視九  
鼎而終不敢染指者伊誰之力歟自是以下歷代興  
廢莫不以是考之前史灼然可徵蓋人心之邪正由



於教化之得失教化明則人皆向善慕義而人心正矣教化不明則人皆趨利去義而人心不正矣恭惟我朝立三綱張四維教養有道節義可觀及

殿下承統撥亂反正士習一新人心一正以直躬正論爲榮以同流合污爲恥以學古飭行爲高以趨時干祿爲鄙是時朝廷清明風俗丕變天理明而人欲不至肆矣不幸朝政變更人心始亂不知是之爲是不知非之爲非士習日趨於卑汚風俗遂極於頹弊於是正氣消於上而陰邪長於下矣奸凶畜無君之心專擅自恣而舉朝風靡甚或趨附恐後而不知其

非人心之不正甚矣士節之頹靡極矣若復遲之以數年其不至於上書頌德乎人心失正而士節不立士節既失而風俗遂毀有不可救者鄉無孝睦之風人多淫辟之刑至有賊恩敗倫逆天滅理之事或發於輦轂之下或起於士人之家有不忍言者其所以傷和召災者亦未必不由於是也嗚呼人心風俗國家之元氣元氣消耗命脉其能綿遠乎言之可爲痛哭不知宵旰憂勞亦嘗有及於此耶今者朝廷更化聖治惟新宜思所以正人心厚風俗以護元氣以壽國脉立教化以惇天叙之典振綱維以明民彝之重



則人心正而風俗庶復變矣 宗社生靈長久之道  
實在於是而世多忽焉惟 聖明深思遠慮而留  
意焉

其七曰廣言路臣聞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  
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孔子稱舜之大智  
曰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  
於民蓋天下之理無窮而人之所見亦多不同故雖  
聖智之君亦必廣迎衆論博採群言參同異察可否  
擇其中而用之古昔聖帝明王之治正大光明如青  
天白日無少瑕翳者用此道也唐太宗詔中書門下

互相規正務求至當戒勿雷同其亦有見於此歟蓋  
良藥必合甘辛寒熱而一之故相助相制而能已疾  
滋味必合酸醎甘苦而一之故乃和乃平而能悅口  
若必取其同而去其異者則比如以水和水將焉用  
之臣竊見頃者之弊朝廷無大中至公之道而有偏  
陂好惡之私言之合者則進之言之違者則斥之言  
之同者則悅之言之異者則怒之同已爲正異已爲  
邪士林多唯唯諾諾之態朝著無蹇蹇諤諤之風大  
小相和遂成雷同奸兇資之罔上行私迷國亂政而  
上獨不知是時人皆有仗馬之戒誰復辨指鹿之非



雷同之禍至是極矣今者朝廷復清政治更張宜革  
曩時之習以新清明之治乃者侍從進言有乖時議  
便至被斥而補外言職無氣節被彈於公論反疑其  
潛布腹心朝野慄慄以言爲戒忠言讜論世不復聞  
是非國家之福也易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自  
古不通下情而能善其治者未之有也伏願 殿  
下建中和之極消偏黨之習取人無間於親疎而惟  
視其人之邪正聽言不嫌於異同而惟察其言之是  
非曰可曰否可否相濟而務合於理曰是曰非是非  
相參而要歸於中則嘉言罔攸伏而公道賴以立壅

蔽之患無自生而蕩蕩平平之治庶復見矣惟

聖明留念焉

其八曰戒侈欲臣聞恭儉者壽福之源侈欲者危亡  
之本自古帝王積德累仁垂裕後昆者未有不始於  
恭儉而其後嗣之不能持守以至亡身滅宗者亦未  
有不由於奢縱矣蓋人主清心恭己務自儉約則嗜  
欲薄而心慮靜內有清純之樂外無戕賊之累可以  
養性可以養德而自然澤及於物此壽命之源而福  
祿之基也如不能然而逸欲一萌不能防制則非惟  
侈用傷財害及於民心志蕩而嗜欲無節戕生伐性



亂政敗度卒至喪亡必矣自古人君善始者多克終者少蓋以處崇高之位極富貴之奉自非有誠正之功修齊之實未有不流於奢縱者侈欲之端始於細微其終難遏故舜造漆器諫者十人紂造象箸箕子憂之蓋欲防之於微也舜能受諫而止此所以爲聖紂不能納諫而縱欲此所以亡滅是非萬世之鑑乎臣伏見 殿下始初清明務崇節儉享國既久侈意漸啓宮庭器玩頗尚靡麗王子第宅務極宏侈遂致浮費無節而民困於引徵營繕不休而卒疲於勞役高髻廣袖慕倣益甚士大夫服飾居第飲食爭尚

侈靡恥居人後奢侈之習日新而月異財匱民窮實由於此古語云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可不反求其所由來而思所以節抑耶周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又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厥享國五十年揚雄言孝文躬服節儉而後宮賤玳瑁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蓋人主能約己以溥物則身安而體舒人悅而天佑故斯有永年之效而又致太階之平然則其崇侈害民者獲譴於天必矣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伏願 殿下克已絕欲崇儉去奢



法天地之節省用度之繁以固邦本以享天心夫所謂欲者不必沉溺意有所向即爲欲矣蓋意之所向不知自檢即沉溺之漸也故程子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此言真格心慎德之要惟 聖明其深味之共九曰修軍政衛國安民兵爲最急無虞之世尤不可緩古之聖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克詰於閑暇之日張皇於緩急之際此所謂有備而無患者也蓋軍政之務在於選將帥訓士卒廣儲蓄利甲兵修城堡五者而已而軍政之本則又在於和與信也人心不和衆志不信雖有兵百萬何益於用孟子曰天時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去兵食而存信曰人無信不立兵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決勝尉繚子曰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上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然則古之聖賢良將亦未嘗不以和與信爲固國用兵之本也然所以收人心而使之和一衆志而使之信者又非智力之可致要在行先王之政而盡撫育之道又必教之以孝弟習之以禮義則民不失仰事俯育之樂而人皆有親上死長之心和與信在其中矣今者 聖澤



尚壅 聖化尚阻閭巷多愁苦怨痛之聲士民無  
忠信禮讓之俗固已失其軍政之本矣古之爲將者  
有投醪之惠有吮疽之恩視士卒如愛子故可與之  
俱死今則不然割剝之甚勞後之苦怨詈謗讟有不  
忍聞主將視士卒如草芥士卒視主將如仇讐又何  
望其有和與信乎人心不和衆志不信此土崩之勢  
也思之可爲寒心邊境無犬吠之警而軍卒已極於  
凋瘵其咎固在邊將之不撫恤而求其本則亦由朝  
廷規畫之不盡也蓋步兵役苦於騎兵而其保有二  
水卒役苦於步兵而其保有一命苦而愈單培克多

端勢不能堪一保既逃身亦不能存矣於是責督於  
隣族隣族又逃一卒逋役一里破產怨痛極天有不  
忍見此弊臣所目擊敢以備陳 九重宵旰寧不惻  
然於是乎夫水卒之給保一丁非 祖宗之舊典  
疎其番雖似小紓單其保實所難支所貴王道之大  
在於隨時損益以救世濟民量加給保而便其番休  
豈無其策何可坐視窮弊之極而不爲之恤乎若因  
循膠固不復更革以救之不及十年步兵水卒將無  
孑遺兵備蕩然寇賊競起隣敵竊發不知國家將何  
以處之至於西北二界境接野人備禦尤急近來凶



荒益甚饑草相望朝廷欲施之賑恤則儲蓄虛竭欲  
固其關防則民卒羸困邊圉彫虛至於此極樂鷙之  
萌將在朝夕寧不軫 聖慮乎蓋聞兩道之民困  
於貂鼠皮之貢而關西一路又疲於迎送供億守宰  
追將不務矜恤唯恣侵漁遂致流亡日增疆場空虛  
非細故也方今撫綏之策莫急於蠲稅貢減逋負以  
蘇疲氓選將帥擇守令以施惠政而朝廷之上又亡  
明賞罰信號令嚴黜陟示勸懲屢下惻怛之旨以慰  
悅軍民激厲將士則庶幾人心和而衆情信矣自古  
天下禍變起於衆心之離怨衆心之離怨起於不順

其性不安其生也今者民窮財盡域內虛耗國勢危  
弱至此所恃者民心而已矣臣願朝廷冥守靜以施  
仁務省勞擾不急之事以盡鎮撫安集之道則民心  
定而邦本不搖矣固國強兵之要不外於此惟

聖明留念焉

其十曰審幾微書曰一日二日萬幾易曰惟幾也故  
能成天下之務蓋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天  
下國家理亂興衰之端皆自此忽釐釐至於不可禦  
故涓涓不塞或至滔天熖熖不滅或至燎原折勾萌  
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比則千丈之堤不能固



矣幾微之不可不審也如是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  
保邦于未危未亂而有亂之漸未危而有危之兆此  
所謂幾也自古亂不生於亂而常生於治之日危不  
起於危而常起於安之日幾之已憺人君狃於安富  
而莫之察幾之已著廷臣持祿愛身而不敢言上下  
偷安因循苟且駸駸入於亂亡之域而不悟此古  
今之通患也當今國家之勢雖若無目前之患禍亂  
之幾有可虞者多矣試以其大者言之自古邪正之  
消長而國家之興亡判焉人心之離合而天命之去  
留由焉正道長而邪道消則天下泰而民受其惠正

道消而邪道長則天下否而民被其禍此人心之所  
由離合而天命之去就亦決於此矣自頃以來朝廷  
不和士坎冰炭邪正雜糅而互相消長數十年間治  
日常少亂日常多民愁於下天怒於上可謂否之極  
矣亂極思治否極泰來理之必然今者群陰消伏陽  
德方亨庶幾泰道之長而王化復行矣第慮

心未一

聖志未定或容讒邪之乘隙則反泰為

否直在呼吸之間而不可救矣臣常思宋之群臣邪  
正相攻治亂相雜及王安石秉政網打忠賢引進諂  
佞敗壞天下塗炭生靈於是人心離而天意厭矣幸



至元祐之初進老成黜群邪開言路以通下情罷新  
法以除民害九年之間德澤深於天下而小人怨者  
亦多一朝時移事變群兇復進流毒四海宋室遂亡  
前鑑甚昭可為後戒大抵衆臣和於朝則萬民和於  
野朝廷協和黎庶康樂豈有是禍伏願 殿下徵  
之於古驗之於今炳吉凶消長之理審否泰往來之  
幾戒之於漸防之於微未至而先知不見而豫圖則  
庶幾消患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國家有長治久安之  
福而不蹈往轍之覆矣夫吉凶否泰之幾雖著於事  
物而實源於人主之心一念之正則吉之道而泰之

所由始也一念之邪則凶之道而否之所由來也人  
生誠能深思遠覽反己靜觀每謹於念慮之微深省  
於萌動之初察天理人欲之分致擴充遏絕之功則  
方寸之間陽明勝而陰濁消矣本體清明志氣如神  
於天下之事幾無不照微無不燭陰邪無自而長禍  
亂何由而作乎故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  
千里惟 聖明深念焉

凡此十者皆不可緩而其綱在於 殿下之心  
殿下之心清明純一無一念之差無一息之間上以  
對越天命下以表正家邦則十日自無不張而治道



畢矣是非易而不難簡而不煩者乎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天地之理易簡而已矣聖人以一心之易簡而合天地之易簡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凡有修為舉措明白坦易莫非易知易從之事可久可大之業而無復有暗昧傾險勞擾繁雜之事亂于心而害于治矣如不能得此道而規規於智術察察於細務而欲以為治則心愈勞而事愈垂網已失而目已昏矣臣始以不息二字為殿下勉繼以易簡二字為殿下獻殿下誠能持不息之心而盡易簡之道兢兢業業無怠無荒以至於悠久則可以端冕凝旒

於穆清之上不勞心力而萬化循其軌萬物得其所豈衣照皞之治復見於今日矣豈獨應天消禍於一世而已亦可以貽謀燕翼而垂裕無疆矣伏願殿下留神焉昔朱熹言於孝宗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返嗚呼今日亦殿下愛惜時日自強不息修德格天不可失之幾會也故臣敢竭素蘊如此臣之所論雖若迂緩皆本帝王之道無非治體之要儻蒙聖慈萬幾之暇時賜省覽未必無補於聖治之萬一王世子三朝之際又特宣示使之留心萬世大平之原亦在於是臣不勝惓惓



然臣見近世言者鮮見採納而多取禍故中外有識  
咸以括囊保位為明哲危言盡忠為癡漢臣亦非不  
知緘嘿可以全身遠謗言發必致招尤速禍第念臣  
以愚劣遭遇 聖明曾無絲髮有裨 聖世而  
叨冒祿位以至於此 聖恩如矢報效無階七載  
畎畝常歎有懷而莫達三侍經幄又抒情素而未盡  
身在江湖心馳魏闕不勝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  
剗瀝肺肝以效野人芹曝之獻誠激於衷言不知裁  
伏惟 殿下哀其忠款而赦其狂僭臣不勝萬幸  
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臨齋先生集卷之七



晦齋先生集卷之八

疏

進修八規

臣謹按孔子贊易於乾之九三發明爲學之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蓋德是道之得於心者業是功之見於事者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德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業也君子志於學日乾夕惕無時間斷故德之進者日益崇業之修者日益廣且不佞又取進德修業之義衍爲八規以爲 聖學之助清閑之燕儻賜省覽深味



而力行之則帝王存心出治之要繼天立極之道具於此矣臣不勝惓惓之至

其一曰明道理臣聞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不可須臾離者也以日用之最近者言之則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矣人稟天賦之性而萬物皆備於身明其理而盡其性則皆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贊化育矣若夫帝王修齊治平之要古今理亂興亡之變人材道術邪正

是非之辨天命人心云就離合之幾皆有至著至微之理具於經訓史策之中苟不講而明之有所眩惑則又何以明大道而定取舍于以建中於民乎是故帝王之學莫先於窮理理無不窮則於天下事物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可以達乎一貫之妙而御萬幾應萬務矣蓋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又在於循序而致精至於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



驚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  
網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又安能研窮聖賢之訓  
講究義理之歸察倫明物極其所止乎孟子曰學問  
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  
恭實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如鏡之明如水之  
止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  
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  
矣故曰居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伏願  
殿下日親賢德之士諱劇道義之源而必以敬為主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聖人窮

理盡性之功在於是矣惟

聖明留神焉

其二曰立大本臣按先儒朱熹以人主之心為天下  
之大本其言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  
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  
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此  
自然之理也蓋人君位億兆之上理萬幾之政其心  
廓然大公儼然至正如日中天照臨萬物無所偏蔽  
然後發號施令任賢退邪皆合於理而朝廷以正百  
官萬民皆得其正矣如或有一毫私邪之蔽而所存  
所發少有差失則大本已不正矣又何以正朝廷正



百官以及四方萬民乎譬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  
汚其理有必然者古之聖帝明王傳授之際丁寧告  
戒未嘗不以心法爲先者正爲是也夫心之本體廣  
大虛明萬理咸備善養而無害則與天地同其大與  
日月同其明大可以容萬物而覆載之中群黎品彙  
咸被其澤明足以照萬變而事物之間是非邪正皆  
不能遁其形此紀綱之所由立風化之所由行而天  
下國家之所由治也心之德其盛矣乎存此心而致  
熙皞之治者堯舜三王之所以爲聖也亡此心而速  
危亡之禍者桀紂幽厲之所以爲狂也其操舍存亡

之幾決於一念敬肆之間而治亂興亡以判可不戒  
哉蓋人主之心虛明公正純一無雜則外物不能惑  
之加或不然則攻之者甚衆或以諂諛或以奸僞或  
以竒技或以邪說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人  
主少懈而受其一則亂亡隨之凡此數者皆迷心之  
鳩毒不可不防之於微而杜之於漸伏惟 陛下  
靜觀萬化之原常存戒懼之念痛絕外誘之蔽以全  
一心之德于以施于政治則其功效之妙自微至著  
由內及外光明洞徹無以瑕翳而萬事循其則萬物  
得其所唐虞於變之治可以馴致矣昔舜告禹曰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宋太祖曰洞  
開重門正如我心以有邪曲人皆見之千古聖人心  
法之要端在於此伏惟 聖明留意臣伏見近歲  
求言之 旨首言君心出治之源而心有所不正敷  
又言誠意之未孚而深嘆實封規警之無人嗚呼  
殿下之言及此 宗社臣民之福也堯舜三王之治  
皆本於心一心正而萬化行矣漢唐以來明君賢輔  
講究治道專在於法度刑政之細務而不知本源之  
所在故雖粗致一世之小康而終不能復古之治甚  
可歎也臣伏見 殿下寒慙高遠洞見萬化之源

愚所以正之此近古所未聞也 聖明如此千載  
一時有志致君澤民者寧無一言以贊 盛心乎臣  
去丙午春受假歸省病母時曾以正心之說略陳於  
闕下而又以講學明理親賢遠毒為正心之要但以  
迫於省母匆匆去國未竟其說不知 殿下記念  
與否今復展達區區之心有望於 聖明深矣惟  
殿下更加省念  
其二曰體天德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疆不息又曰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蓋天之德剛健無息  
而已矣君子法之勉疆於進德修業惟日孜孜無少



怠慢其曰日乾夕惕者乃所以自彊不息之事也古  
之人君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及其萬幾之  
暇燕閑之時則講習聖賢之訓尋究治亂之迹法其  
善而戒其惡講讀既罷未與物接心體寂然之時益  
加澄治之力戒懼於不覩不聞涵養於無思無爲必  
使此心虛明公正無所偏倚以爲酬酢萬變之主迨  
其念慮之發又致省察之功審其理欲之幾果天理  
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  
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夫如是則無一息間斷  
無一念差謬大本以立達道以行可以達天德而致

中和矣夫所謂天德者一而無二純而不雜合而言  
之則誠也動靜無違表裏交正而終始惟一然後乃  
可以庶幾焉如或外爲警戒之言而內有怠荒之漸  
外有敬賢之貌而內無親賢之心恭已於大庭廣衆  
之中而肆意於深宮燕閑之時心存於經幄講論之  
際而志移於屋漏幽隱之地此非誠也敬畏未幾而  
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惰之靡常而曝  
寒之不一凡若此者皆非誠也中庸曰惟天之命於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文王之



心純一無雜故能合於於穆不已之天程子曰有天  
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惟 聖明深體焉  
臣伏見 殿下聖質明睿有堯舜之資近年以來  
憂勤庶政累下哀痛之旨欲聞忠讜之言以盡敬天  
勤民之道 聖念孜孜豈有一毫怠荒之漸又豈  
有一息間斷之時然人心難保氣習易移一念存止  
治亂所繫故雖以大聖之資而不可忘規戒益戒于  
舜曰罔遊于逸罔滯于樂禹又戒之以無若丹朱好  
慢遊作傲虐夫以舜之聖不為滯逸慢遊傲虐雖愚  
夫知之豈以禹益之賢而不知哉蓋處崇高之位警

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故先儒程子書人主當防未  
萌之欲此言尤要切伏惟 聖慈留意  
其四曰法往聖帝王之學當志於繼往聖聖人之道  
巍巍蕩蕩若不可及然求其心法則精一而已矣  
求其德行則仁孝而已矣是非至簡而不煩至近而  
非遠乎後世人主皆以聖王之道為高遠而不知求  
之至簡至近之地故數千載以來不復見熙皞之治  
可勝歎哉臣伏見 殿下明睿冠古孝敬無至事  
慈殿盡三朝之禮奉 大妃致溫清之誠盡禮於  
喪祭之始終推恩於九族之親踈仁孝之德昭于上



下朝野莫不感歎誠能益加窮理之力以致誠正之功常驗之吾之一心遏人欲之危存天理之微精以察二者之間而不雜一以守本心之正而不離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天理之公常為一身之主而人欲之私無自肆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皆合乎中矣古昔帝王心法之要不過如此是豈高遠而難能乎聖人之道本於仁而為仁必始於孝孝者百行之本而萬化之源也蓋天有四德而元為之長人稟其理是謂本心之全德人莫不有是心而存之者鮮矣惟聖人為能全其本心而盡仁孝之道推愛

親之心以及於民發政施仁撫育蒸黎使鰥寡孤獨各遂其生養之樂又推其心以及於物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獺祭魚然後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所以鳥獸魚鼈咸若而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和氣充浹而瑞慶至焉凡此無非仁之事而孝之推也故孔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非孝也蓋以害吾惻隱之心也此心流通普遍無物不被則可以盡己之性而盡人物之性聖人參天地贊化育之功皆本於至誠仁愛之心矣蓋帝王之道有體有用存心於精一者體之所



以立也盡道於仁孝者用之所以行也夫如是則體  
用全而王道畢矣孟子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  
於王前臣之所陳無非堯舜之道也伏惟 聖明  
深勉焉

其五曰廣聰明臣聞爲治之道莫先於廣聰明人君  
以一身之眇位天人之間庶政之闕遺人材之吉凶  
天意之譴告民情之愁怨聰明有所不逮而照鑑或  
有所蔽則何以審其幾微燭其幽遠而處之皆合於  
道乎稽諸經史善治之主莫不以開言路廣聰明爲  
急虞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受終之初不遑他務而汲

汲於明四目達四聰夏禹聞善言則拜懸鐘鼓磬鐸  
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  
擊鐸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  
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皆所以廣其聽覽以決天  
下之壅蔽也聖人之心如青天白日無少瑕翳而又  
能開廣聰明無所欺蔽則雖在九重之邃而海內理  
亂生民休戚臣僚邪正瞭然於目中矣蓋人主之視  
聽有限故必合衆人之視聽以爲聰明苟非大公其  
心無所偏繫樂聞直言虛懷聽受者何能及此孔子  
之言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患言逆耳而利於行湯



武以譁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陸贄之言曰非明  
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  
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此真千古格言人主所宜三復  
而警省也夫忠言讜論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  
自非忠激義奮捐身徇國者其能盡言於雷霆之下  
者鮮矣是以拓后興王深明是理求言如不及納善  
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賤者容之猶慮  
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  
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鞞立司過之士孜孜訪納唯善  
是求恒恐一夫之不盡其情一事之不得其理乃至

求謗言聽輿論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芻蕘不以賤  
品而不詢嘗是時內自臣二外至草野羣布之士莫  
不展竭陳懷披瀝獻言以裨治化此所以嘉言罔攸  
伏而君德以明朝政以修群情畢達而無茲邪壅蔽  
之禍矣人主之心如或有一毫偏私之蔽而疎遠忠  
直厭聞讜論則人皆括囊緘口阿諛順旨雖有宗社  
之禍迫於朝夕指鹿之奸發於殿陛誰敢建一言開  
一說哉自古人主孤立於上而聰明閉塞天怒而不  
聞人怨而不知日趨於危亡而不悟者蓋以此也方  
今 聖明在上樂取諸人喜聞讜議首開不諱之



路思新一代之治惻怛求言之旨屢下於中外而尋常弊癘時陳於章疏嘉言格論未聞於章澤豈非德音雖渴於聞善而群情猶畏其觸諱咸欲循默以自保耶古之聖王感人心而通天下之志者誠信而已矣誠者為治之本而信者人君之大寶也誠信之至可以感鬼神格天地而況於人乎伏願 殿下剛以法天虛以受人建中和之極廓包容之量樂善好德而無一念之不誠發號施令而無一言之不信則自然群情感動昌言正論畢陳於前而有以贊成光明泰和之治矣惟 聖明留念焉

其六曰施仁政臣以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惟人之生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故人皆有惻隱之心是乃仁之端也人君推此心而施之于政使四域之內含生之類咸被其澤是之謂體元宰相存此心而贊襄美政施愛人惠物之志順天地生育之心是之謂調元君相協心同德道洽政治保合太和仁賢列于庶位惠澤浹于民物則心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遂而萬物殖諸福之物



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自古人君欲施仁政而害于仁者有二刑罰煩則怨痛多而害于仁矣賦歛重則民竭其膏血而害于仁矣故孟子以省刑罰薄稅歛為施仁政之本蓋不能如是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矣帝王之治本於仁義禮樂而民有不率教者有刑以齊之是特補治之具耳故刑法雖設而欽恤之意未嘗不行於其間皋陶稱舜之德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蓋舜之政本於寬簡而刑期無刑民協于中故有四方風

動之效此後世之所宜法者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人君必深明君民一體之理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恭儉節用約己厚下如漢文帝之惜百金之費宋仁宗之忍一夕之飢然後乃可以革弊習施寬政而民免於剝削矣大學引詩之言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又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先儒朱熹繼之曰有天下



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繫維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夫所謂此心者至誠慈愛之心也蓋有是心然後可以行仁政苟無是心徒法不能以自行矣昔唐太宗哀傷於斷獄而有割肌腹飽之戒宋太祖感泣於橫罹而論諸侯撫養之道仁愛一念足以壽國脉而餘歷年苟非有至誠惻怛之心何能至此身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伏願 殿下深體聖言常存是心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伏聞 殿下有仁聖之心愛人恤物發於

至誠惻怛慎 薄斂之意每軫於宵旰 聖德如天生育之恩無所不被惡殺不忍之意懇懇於垂簾之內朝野聞之莫不感激隕涕雖舜之好生禹之泣罪人文王之視民如傷亦無以過矣頃者臺諫請誅陰陽具備之人以除不祥 聖教乃曰禽獸亦不可輕殺况於人類乎投之絕域可也大哉 王言真天地父母之為量也推此心以及於民物其有不被 聖澤者乎嗚呼 聖明如此群臣固宜將順以成至治而親民之官獄犴之吏或不能深體聖意捶楚有律外之濫徵斂有稅外之煩此 聖



澤之所以壅遏而民未蒙實惠也誠能去此二害而施之以教化則於變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伏惟聖明留意

其七曰順天心臣按伊尹訓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傳說告高宗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召公戒成王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不敬古之聖賢告戒其君者莫切於此然則人君修德保位之道孰有大於敬天者乎夫天者理之所在而感應之妙捷於影響

人主誠能懋敬厥德常思所以配天處心行事一順乎天理而合於天心則天降百祥而永保天祿如或不能敬而所存所行有一毫悖於天理而不合於天心則天必厭惡而災咎輒應是理昭然往軌可徵此古之帝王所以昧爽丕顯對越上帝兢業祗慄無敢有一息欺慢者也昔成湯遇大旱之災以六事自責以今觀之人君所當警省者不止於此蓋聖人心存至誠常盡事天之道而無所欠闕惟有六事有所不懌於心而可以致天譴故歷言而自省後世人君敬天之心不能純一而遇災修省亦有所未盡安能



格天於冥冥乎臣伏見

殿下清心一德敬天憂

民宵旰兢惕無時豫怠而天譴猶不弭災沴猶未消  
可見天心之仁愛

殿下欲扶持全安之也天人

一理顯微無間人君奉天理物一心合天天有不應  
者乎伏願

殿下體成湯之心而盡事天之道一

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六事之外又思其所可戒者一  
念慮之發一號令之施一刑政之斷必求所以合於  
天理而思去其不合於天者則天心庶豫而和氣應  
之災變消而休祥至

廟社生民萬世之福實基於

此矣夫人君心事之合天與否何以驗之驗於人心

而可知矣君心大公至正好惡取舍當於義理而協  
乎群情則必合於天心矣如或不爾而有違於道則  
拂人之心矣何以合天意乎天之心即人之心人心  
得則天意得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伏惟

聖明深燭是理

常存祗懼罔咈百姓以違天意

其八曰致中和巨按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方其未發渾然



在中而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品節不差無所乖戾故謂之和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天下之理皆由是出故曰天下之大本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天下古今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此乃人心寂感自然之理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唯君子常存戒懼於不覩不聞之地以存其渾然之體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大本之立日以益固又察幾微於隱微幽獨

之際以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無適不然則達道之行日以益廣此乃所謂致中和而有位育之效也先儒朱熹之說曰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是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克塞無間歡欣交通而萬物於是乎育矣此萬化之本源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臣謂人處天地之中理氣貫通參合無間故人之心氣可以致感於天地况人君成位乎其中而爲民物之主一心肅然於中至虛至公而格于上下則天地安



得而不位乎喜怒哀樂之發皆合於理賞一人而千  
萬人勸怒一人而千萬人懲哀民之窮而鰥寡孤獨  
皆得其所樂民之樂而群黎品彙咸被其澤則萬物  
安得而不育乎陰陽調而風雨時災變消而休祥至  
覆載之中含生之類莫不各遂其性此致中和之極  
功也先儒所謂心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者此也後  
世明哲之主有志於善治者固亦多矣而未有用力  
於此者故天地不應而災祥莫至三辰失行六氣不  
和地震山崩水旱饑饉災變荐仍而羣生莫遂焉可  
不思其所以致此之由乎蓋人君居天位理萬物九

重幽邃本體澄寂之時有一毫偏倚之累則失其中  
而天地為之不位矣至於念慮之發刑政之施有一  
事違於義理則失其和而萬物為之不育矣故曰人  
主一心萬化之源其可頃刻而不存乎其可絲毫而  
不察乎臣昔年忝備侍從之班會以此說獻于  
中廟今又以此獻于殿下臣之有望於聖  
明深矣伏惟殿下深勉焉  
右八規皆本聖經賢傳之旨無非進德修業之要但  
以主於輔導聖學而未暇備治道之節目然其  
為治之綱領則具於此矣以之而修身齊家以之而



建中建極以之而立紀綱正朝廷闢四門廣視聽任  
賢材布衆職明聖道正人心崇教化變風俗二帝三  
王之治不踰於此矣治道雖曰多端求其本源之地  
在於人主之心端本清源之道又在於務學臣伏見  
殿下睿質天成德業日就經幄之啓沃庶明之勵翼  
蓋亦無所不至緝熙 聖功豈有所欠闕然古之  
聖王好察邇言樂取諸人此所以德益明而業益大  
也伏惟 殿下勿以臣言為迂而留神焉  
其九曰養國本 臣謹按詩之大雅曰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又曰亶亶文王令聞不已

陳錫於周侯文王孫子蓋文王有翼翼之敬亶亶之  
誠而能盡事天之道故有敷錫之慶而澤流於百世  
臣伏見 殿下心存誠敬常思所以奉天仁民之  
道而無時豫怠故天監厥德篤生 聖嗣 宗社

臣民億萬年無疆之休也昔者太任娠文王有胎教  
之法故文王生而明聖古之聖人教子之法始於在  
胎之時而况既生而孩提有識乎臣竊思 元子今  
雖在於襁褓生稟異資岐嶷夙成必有異於凡人者  
教養輔益之道不可不豫為之備 臣謹稽禮經凡三  
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大傅在前



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  
保傅篇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齋肅  
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  
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  
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  
是為置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孩提有  
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  
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博聞有道術者以  
衛翊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

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  
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  
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  
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三代之所以長久者  
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臣謂三代聖王之制皆可  
復於後世况此輔翼太子之法尤有關於宗社生靈  
之休戚 聖明在上舉而行之有何難焉秦漢以  
來教養國儲甚為苟簡論之非道教之無法而致禍  
敗者多矣不可不戒昔文王使太公傅太子及嗜鮑  
魚而太公不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可以非禮而



養太子古人之教太子其嚴如是非禮之味不可以  
養太子則不正之人不正之色不正之聲亦不可接  
於耳目矣故曰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  
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此乃蒙以養正之道也臣  
不揆愚陋乃敢取先王之法可以施於今日者為朝  
廷獻焉伏惟 聖明留意更取全篇參考而施行  
凡保養教諭之方一如三代之法不待侍講院之設  
早立師傅保以頌其調護之職又立賓客更相入侍  
以盡其教養之職見之南郊蓋古天子之禮今雖不  
可舉行過闕則下過廟則趨之禮乃所以示臣子之

道也今亦可以行之至於保母及凡侍奉之人並選  
溫良恭敬寬裕慈惠有德行之人以備之如有陰邪  
不正之人則斥去不近器用服玩皆須質朴侈靡之  
物不接於目淫俗之言不入於耳則化與心成中道  
若性 聖質已具於孩提時矣及其少長嘉言格論  
日陳於前有以養成純粹之質開發聰明之性則習  
與智長以一知百無異於文王之聖而 宗社臣民  
之福實源於此矣臣不勝惓惓臣竊惟方今為 宗  
社生靈萬世之計惟在於輔導 聖學而尤莫大  
於教養 儲宮不可以 聖德已成而無規戒之



益不可以方在極樛而忽其輔翼之道也夫聖莫聖  
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召公又曰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蓋言子之初生教養之得其道  
則哲失其道則愚凡人皆不可不謹而况儲貳之重  
乎輔導之規教諭之方粗備於九條老臣區區忠愛  
之誠抵死不泯瀝血剖心以祈乙夜之一覽儻蒙  
聖慈留神潛玩其於日新之功養正之方未必無涓  
埃之補臣名在罪籍不宜冒貢微忠仰干宸嚴  
筭念臣以三朝老臣受恩深重非他人比白首  
窮遐丹心彌切自不能已狂瞽鄙說幸紆宸鑑

有一毫裨贊之效則臣雖死於溝壑亦無所恨誠激  
於衷言不知裁伏惟聖慈哀矜恕察焉臣李彥  
迪惶懼惶懼稽首稽首謹昧死以聞

附獻進修八規疏

草野臣李全仁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聞易曰天道下際而光明地道卑而  
上行蓋天尊地卑高下懸絕而其氣上下相交而  
後能成化育之功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古之聖  
王體天德順天道雖處崇高之位常存恤民之志  
猶恐下情壅蔽而不達德澤有所不施故邇言必



察芻蕘必採能通天下之情終成於變之治也臣  
猥以賤微濫陳所懷仰干宸嚴敢冒逾分之  
罪難逃僭妄之誅祇念君臣之義實猶父子之親  
忠孝之心同得於天初無欠缺故古之懷忠抱義  
之士雖處草澤之中憂時向國之念如在帷幄之  
側時有感慨之情或至涕泣而不收者非有所爲  
而然也至誠惻怛之心發於天性之真而不能自  
已也臣之所陳亦出於懇迫誠悃之至伏惟  
聖明憐其情而少加怒焉臣伏聞殿下以上  
聖之資承刊聖之緒宵衣旰食勵政圖治褒清白

舉遺逸賑窮民哀悼獨遇災異之譴盡脩省之道  
每下懇惻之旨欲聞忠謹之論敬天勤民之意  
無所不至環海之間舍生之類霑被聖澤莫  
不歡欣治效日久儒風復振野無遺賢嘉言罔攸  
伏士之潛光遁迹蘊積而懷寶者皆願輸忠獻謨  
以贊聖功之毫末臣身雖微賤亦有棄彝之  
性幸生聖代豈獨無獻芹之微誠乎但以學  
術鹵莽聞見寡陋終無以一陳肝肺以新聖  
德祇念臣父其所撰進修之規疑亦有裨於治道  
故今乃冒萬死獻進惟殿下採擇焉臣父平



生忠國一念歷變履險無時間斷不以榮寵而有  
加不以貶黜而有損遭遇 中廟罄竭心懷知  
無不言嘗獻之以一綱十目之疏 中廟稱之  
曰言論剛正雖真德秀亦無以加此即命傳寫三  
度以示 東宮及外朝賜書褒獎 眷遇益重恩  
數非常臣父未效涓埃之補遽遭 鼎湖之痛攀  
號莫及常懷罔極之恨及 殿下嗣服臣父首  
忝講席伏覩 聖質英明 天音明朗不覺  
喜淚交頤思欲竭忠貞之節盡輔翼之道致  
聖明於堯舜期至治於唐虞不幸病母年垂八十

遠在南涯丙午春臣父受假歸省奄奄氣息朝不  
保夕切迫之情不忍遠離具狀陳情願乞留養三  
被 溫旨未蒙 允許其年秋母病稍蘇將詣  
闕謝 恩而反有物議褫罷其職明年秋再承  
恩謹投竄西鄙白首窮涯丹心彌切每值 求言  
之旨伏見罪已之教臣父自嘆 聖明如此千  
載一會負罪嬰釁假息荒城展抱陳悃終不得一  
徹於 君父耶於是乃取易經進德修業之義衍  
為八條名之曰進修八規又八規之外別有一條  
者臣父追聞 聖上誕生元嗣又撰養國本之



條以係於後繕寫已具將欲獻進而 天門阻  
隔展達無由齋志隕沒而其書獨存言簡而指遠  
辭約而理備帝王存心出治之要蓋亦不外於此  
萬幾之暇幸 賜省覽深玩而體察焉則其於日  
新之功未必無絲毫之補矣白首舊臣報 國之  
志濱死不泯及其臨死言不及家事惟曰余受  
三朝厚恩寵渥如山稱效寂滅投棄絕徼理固宜  
然特賴 聖慈寬仁明恕七載邊荒永保天年  
聖恩莫量粉骨難酬念余平昔所撰進修之規庶  
幾有助於 聖學若能獻進倘蒙 採取吾死

無憾古人亦有臨死而遺表者即此吾意也緒言  
纒終神魂已閉臣 日夜悲號扶櫬千里寢藉冰雪  
素嬰偏枯之疾難轉寸步之地遠伏海陬天路邈  
邈叫號無門迄未陳獻上負 明主渴聞讜論  
之誠下負 臣父臨死補衮之志恐使泉壤之下求  
抱無窮之恨常瞻北辰懷痛窮天今者 臣伏聞  
聖德日博恢廓之道與天同大懼刑政之或差憐  
鰥寡之無告原赦罪累咸得自新滌垢磨瑕與之  
更始生息遍洽和氣遠溢神人俱歡率土同慶當  
此之際 聖明之盛時千載難逢 臣由是力疾



匍匐於官道獻此臣父所撰之辭不避鈇鑕之誅  
以冀乙夜之覽伏惟 殿下哀矜而垂察焉  
臣無任惻怛惶懼懇迫之至謹昧死以聞

晦齋先生集卷之八



